

家住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市的老太太伊迪絲·梅斯菲爾德堪稱西雅圖“最牛釘子戶”：2007年她曾一口回絕房地產公司近百萬美元的拆遷補償款，堅持不肯搬出自己那套不值一萬美元的兩層小別墅。直到現在，她的房子仍倔強地立于周圍新建樓房的包圍之中。

此事經媒體報導後，梅斯菲爾德一下成了當地名人，表示贊賞和支持的信件從世界各地不斷寄來。今年6月15日，梅斯菲爾德因胰腺癌去世，享年86歲。

事件回放

梅斯菲爾德的房子坐落於西雅圖市巴拉德地區的西北46街，這棟面積並不大的兩層別墅始建於1900年。從1952年起，梅斯菲爾德就一直住在這裡。

2006年，西雅圖一家房地產開發商找到梅斯菲爾德，希望她能搬出自己的房子，並表示願意為此支付接近100萬美元的拆遷補償款。

梅斯菲爾德一口回絕了這個提議。她在一次採訪中表示：“我不需要錢，就算有錢我又能幹什麼呢？這里是我的家，我生活得很快樂……我不想搬出去。”不久之後，5層樓高的商業中心拔地而起，將梅斯菲爾德房子的左、右、後三麵圍圍住，最近的地方距梅斯菲爾德家

的廚房窗戶僅一兩米，吊車的吊鉤也天天在她家屋頂上晃悠。

即使在這樣的包圍下，梅斯菲爾德也沒有搬出自己的房子。不僅如此，面對建築施工發出的巨大噪音，這位“固執”的老太太並不焦躁，依然悠閒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可是經歷過二戰的人，這點噪音算不了什麼。”

唯一的不同就是，她在家里聽歌劇的時候把聲音稍微調大了一點。

性格“固執”

對於這樣一位老人，建築工人施工的時候總是特別小心，儘量避免對她造成傷害。工地負責人則叮囑工人，要像對待自己的外婆一樣保護梅斯菲爾德。梅斯菲爾德也從來不給施工方添任何麻煩，由於年事已高，她每天干的事就是在家聽聽音樂、看看電視。由於雙方都



“釘子戶”傳奇

作者：鄭昊寧

(梅斯菲爾德)打電話給我說想去剪頭髮，我開車帶她過去，第二次是我帶她去看醫生……就這樣，我們成了朋友。”在梅斯菲爾德生命的最後歲月里，馬丁為她做飯，幫她取藥、替她出去買東西，希望她能儘量舒服地待在家里。

據美國當地媒體報導，梅斯菲爾德在遺囑中將所有財產都留給了馬丁。

影響深遠

由於梅斯菲爾德在巴拉德地區小有名氣，

有善意，看似不可調和的矛盾下居然催生出了一種奇特的友誼。承建新樓房的建築公司負責人巴里·馬丁和梅斯菲爾德成了好朋友，並承擔起照顧這位老人飲食起居的責任。

談起這段友誼，馬丁也覺得有些不可思議：“我給過她一張名片，告訴她如果有任何需要打我的電話就行。有一天，

她去世的消息一下子傳遍了整個地區。不少人自發前往老人的小別墅，以鮮花和絲帶表示哀悼。

儘管梅斯菲爾德已經去世，但是她家里的一切目前並沒有變化。她那輛老舊的藍色“雪佛蘭”車依然停在門口，家里的窗戶上還是擺滿了她收集的動物造型玻璃工藝品。一些人認為這棟房子以後可以改建成一個小型紀念館，他們覺得這是鋼筋水泥建築包圍中唯一的“綠色”希望。對於梅斯菲爾德房子的前景，馬丁沒抱什麼指望，因為這棟別墅已經嚴重地向一邊傾斜，“每次我來的時候都要重新把房間里的畫擺正，也許有一天這所房子會逐漸走向(被推倒的)過程”。對此，西雅圖當地一名評論家不無悲觀地表示：“人們往往在生活過程中與所居住的地方融為一體，就像岩石、樹木或山峰；可是社會在發展的時候並不會考慮這些，很多人想的是儘快達成經濟目標、儘快賺錢。和大家的房子一樣，梅斯菲爾德的房子也許最終也會走向自己的命運——‘利益最大化’，但是這種對房屋的處理方法並沒有考慮到那些只希望安安靜靜住在房子里的人……梅斯菲爾德並不是英雄，也許她只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社會在高速發展中產生的一個犧牲品。”

一篇很值得分享的故事

我的妻子因為意外事故離開我身邊已經四年了，我想，妻子留下不會做任何家事的我和孩子，她的心有何等難過呢？我也因為無法兼顧父母雙親的角色而感到挫折。

為了照顧好孩子飲食三餐的事，我也無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有一天晚上回到家，我只是很簡短地和兒子打個招呼，就因為身體疲累，不想吃晚餐，脫掉西裝之後就直接往床上躺下。就在那個時候，砰的一聲，紅色的湯汁跟泡麵瞬間弄髒了床單和被單，原來有碗泡麵在棉被裡！這小子真是的，我即時拿起一個衣架，跑出去，往正玩著玩具的兒子的屁股就打。但就在這個時候，他邊啜泣邊說了一段話，使我停了下來。兒子告訴我：「到了晚上，爸爸還不回來，我就找到了泡麵，想到爸爸說不能亂動瓦斯爐，我就打開洗澡的水龍頭，用熱水泡了泡麵，一個自己吃，另一個想留給爸爸吃。因為怕泡麵涼掉，就把它放在棉被裡，等你回來。」我不想讓兒子看見我流淚，所以衝到洗手間。過了一陣子之後，我打起精神來，一面哄著兒子，一面也在他屁股上擦藥，讓他上床睡覺。當我清理好泡麵弄髒的床單和棉被後，打開兒子的房門一看，發現他仍舊發出哭泣聲，手裡還拿著媽媽的照片。我把頭靠在房門站了許久，看著這一幕。

自從在一年前發生這件事之後，我為了扮演好媽媽的角色，更加用心地去照顧他。現在兒子七歲了，不久後就要從幼稚園畢業，進入國小讀書。慶幸的是，兒子在這段時間毫無陰影，很開朗地成長。就在不久前，我再一次打孩子，因為幼稚園來電話說，兒子沒有去學校，我心裡覺得很不安，所以早退回家，在整個社區裡大聲地喊他的名字，卻是遍尋不著。後來在文具店的門口，看見他站在電玩的前面，於是我很生氣，又開始一直打他。兒子並沒有說出任何的解釋，只說了聲對不起。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剛好是幼稚園要邀請媽媽去看才藝表演的日子。

發生這些事的幾天後，兒子回家說，他在幼稚園裡學了寫字，從此他經常關在自己的房間裡不出來，很認真地寫字。我看到兒子這個樣子，想到妻子在天國也一定會因為看到他這樣而微笑，我就無法忍住淚水。時間很快，又過了一年，到了冬天，街頭上都在播放著聖誕節的歌曲，我的兒子卻又闖了一個禍。我正要下班的時候，接到一通社區郵局的電話，說我兒子把一網沒有寫地址的信，惡作劇地放在郵筒裡。每年到了年底，正是郵局最忙碌的時候，所以這對他們造成很大的困擾。



雖然我已決定不再打孩子，但在急忙趕回家後，叫了兒子來，我又忍不住打他一頓。我把他推到一個角落，不管了，自個兒跑到郵局領回那一網惡作劇的信。我把信丟到他眼前說：「你為什麼要這樣惡作劇？」兒子哭著回答說：「這些信是我要寄給媽媽的。」

我聽了以後，心中一片茫然，不知道該對孩子說什麼話。過了不久以後，我就跟他說：「媽媽現在在天上，以後你寫完信，把信燒了，就能送到天國去。」等孩子睡著之後，我到外面燒了

那些信。我很好奇到底孩子想跟媽媽說些什麼，所以讀了其中的幾封信。而當中有一封信攪動了我的心。親愛的媽媽：我很想念你！媽媽，今天在幼稚園有才藝表演，但是因為我沒有媽媽，所以沒有去參加，我也沒有告訴爸爸，怕爸爸會想念媽媽。媽，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你的臉。聽說把想念的人的照片放在懷裡睡覺，就會夢到那個人。可是，媽媽，為什麼你沒有出現在我的夢裡呢？」

讀完這封信以後，我嚎啕大哭。到底什麼時候，我才能填補妻子的空位呢？



上帝糊塗

作者：姜欽峰

百歲老人周有光時常戲言：“上帝糊塗，把我忘了。”談笑間，透出幾分孩童般的調皮，更有參透生死之後的淡定從容。上世紀50年代，周有光主持制定了漢語拼音方案，由此被譽為“漢語拼音之父”。

周有光早年在大學學習的是經濟學，語言學只是他的業餘愛好。1947年，他被派到美國工作時，有幸見到了愛因斯坦。交談之中，愛因斯坦說道：“一個人到60歲為止，工作時間只有13年，除去吃飯睡覺，業餘時間仍有17年。能不能成功，就看你如何利用業餘時間。”這句話對周有光觸動極大，影響了他一生。

1949年後，周有光回到中國在復旦大學任經濟學教授，並身兼數職。無論工作多么繁忙，他都擠出業餘時間，潛心研究語言學，終有大成。功成名就，退休後的周有光並未賦閑，依然熱切關注著世界，勤奮寫作。在百歲高齡時，他又出版了新書《百歲新稿》，自序中寫道：“希望這不是自己的最後一本書。”

倪匡與金庸、黃沾、蔡瀾並稱香港四大才子。有一天，倪匡剛好身上沒錢，便問身邊的黃沾借錢，“黃沾，哪天我死了，你肯定會送給我一個大花圈，至少要花400塊錢，要不今天先預支給我吧？”黃沾二話沒說，給了他400塊錢。沒過幾天，黃沾忽然轉過彎來，馬上問倪匡要錢，“不對啊，如果我死了，你不得給我送個大花圈嗎？”倪匡只好老實還錢，互相扯平，兩個老頭撫掌大笑。談到老友黃沾的故去，年逾古稀的倪匡略有傷感。卻依然不失老頑童的本性，“人總是要死的，如果我們為必然發生的事情而傷感，不是很傻嗎？”迄今為止，倪匡是世界上寫漢字最多的作家，但他戲稱自己廚藝第一、園藝第二、文藝勉強列第三。唯獨一件事，他卻毫不謙虛，“我一生中寫得最好的文字，就是給古龍寫的訃聞，看過的人沒有不叫好的，弄得好多人都要我將來給他們寫訃聞。”說著，自己先大笑起來。

生命的意義，不在於時間長短，而在於我們如何度過。出生與死亡都是不治之症，這是人本身無法掌控的，但我們可以把握二者之間的生命過程。周有光和倪匡在有生之年，都攢下了足夠的資本，所以才敢拿上帝開玩笑。就像一部電影，當你把最精彩的故事奉獻給觀眾之後，還會為影片的結束而憂傷嗎？

每個人都會死，但並非每個人都真正活過，上帝其實不糊塗。

遠東紀念公園 俄亥俄州唯一私人墓地

FAR EAST MEMORIAL GARDEN, LTD
8592 Darrow Rd., Twinsburg OH 44087
Located inside Crown Hill Cemetery Park
Office: 3030 Superior Ave Room #104, Cleveland OH 44114

我們提供各項服務，大小壽地，各式墓碑，如果需要詳細資料，請打電話：**330-819-0277; 330-352-7788**

穴位從\$950起，勿錯過良機！如果顧客購買遠東花園墳地，將為顧客提供系列服務。

福人擇福地 福地福安 祖先安，後人樂 遠東紀念公園 全為福人備

預先選定一處風水福地，既可陰澤後人，又可為自身添福增壽。

“異國他鄉風俗人情”系列(4)

自由女神像
2008-04-19
白雲紅日浪隨風，
叢草堤花滴翠濃。
神女真情賜博愛，
親朋醉客仰天崇！

聯合國大廈門前雕像
2008-04-20
折斷槍支數十年，
七州不啻戩硝煙。
東邊日出西邊雨，
誰拭圓球淚滴斑？

來克城探親的北京老人
徐祥榮

首風更冷

揮手一陣風，回首一碎夢，
七分苦酒三分淚，今夜只怕又獨醉。
能了的情非真情，能捨的心非真心，
千吻萬吻夢里空，醒來仍覺影猶在，
才明白枕上泪痕，是來自夢里唇印。
戀戀紅塵誰知我苦戀，茫茫人海誰知我找尋！
悔不當初傷你這樣深，
縱能看見你背影，也不敢向前行，
只怕一声对不起，更傷了你的心。
難忘记如何能忘记，那一天，你含淚低首傷秋風，
我卻無情一揮手，這一揮，揮走了一生愛。
到如今，欲回首，怕回首，只怕回首風更冷，
想你想你，今夜好想你，
啊！不怕夜夜夢常碎，只要還有夢。

刘天擎 8/28/06

伊利華報
ERIE CHINESE JOURNAL

編輯部

社長 / 主編：浦瑛
總編輯：劉元華
版面 / 網頁編輯：程里賓
移民法律顧問：黃唯

撰稿人：劉以棟 劉天擎 晓月
匹茲堡責任編輯：潘嵐
哥倫布責任編輯：陳青杰
辛辛那提責任編輯：Peter Song